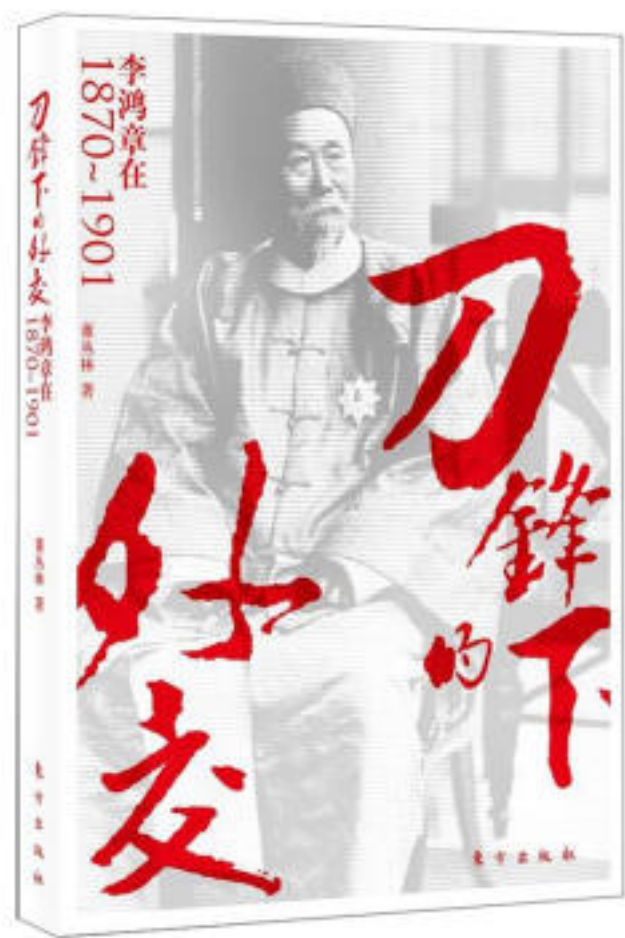


# 刀锋下的外交：李鸿章在1870-1901



[刀鋒下的外交：李鴻章在1870-1901\\_下载链接1](#)

著者:董丛林 著

[刀鋒下的外交：李鴻章在1870-1901\\_下载链接1](#)

标签

评论

书评介绍这个书不错，想来李鸿章的外交也辛苦

-----  
印刷精美，很好，物流很快。

-----  
还没看，期待精彩内容

-----  
好评晚了~~~~好评晚了~~~~好评晚了~~~~好评晚了~~~~

-----  
在特定的环境下，在刀锋上游走的时候，只能说是“弱国无外交”，期待中国强大到可以随便说的程度

-----  
参加活动买的 内容够学术 慢慢看吧

-----  
所谓“津门论道”，就是由李鸿章的“痞子说”为主要由头引发开来的。谈话只在曾国藩和李鸿章两人之间进行，算是“私房话”，但论的全是如何办“国事”。在曾国藩与李鸿章交接直隶总督前后的某日，当年的学生仍以“学生”的身份，去拜谒请教“老师”。“老师”尽管这时被教案事弄得狼狈不堪，但在“学生”面前仍不想丧失斯文，还不忘摆点架子。见面后不等“学生”开口，他便先问道：“少荃（李鸿章字），你如今到了此地，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，我今国势消弱，外人方协以谋我，小有错误，便贻害大局，你与洋人交涉，作何主意呢？”李鸿章说：“门生就是为此特来求教的。”曾国藩道：“你既来此，当然必有主意，且先说与我听。”李鸿章说：“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。我想，与洋人交涉，不管什么，我只同他打‘痞子腔’。”所谓“痞子腔”，是李鸿章家乡皖中土语，即油腔滑调的意思。曾国藩听了李的话，沉默着以五指捋须，过了好半天才慢慢开口，拉长声音说：“呵--‘痞子腔’，‘痞子腔’，我不懂得如何打法，你试打与我听。”李鸿章听出曾国藩是不以为然，赶忙说道：“门生信口胡说，错了，还求老师指教。”曾国藩眯着眼，又不停地捋起胡子来，好久才抬起眼来看着李鸿章说：“以我看来，还是用一个‘诚’字，诚能动物，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。圣人言，忠信可行于蛮貊，这断不会有错的。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，尽你如何虚强造作，他是看得明明白白，都是不中用的。不如老老实实，推诚相见，与他平情说理，虽不能占到便宜，也或不至过于吃亏。无论如何，我的信用身份，总是站得住的。脚踏实地，蹉跎亦不至过远，想来比‘痞子腔’总靠得住一点。”李鸿章碰了钉子，受了这一番教训，脸上着实下不去。但他回心细想，觉得老师的话实在有理，是“颠扑不破”的，心中顿然有了把握，急忙应声道：“是，是，门生准尊奉老师训示办理。”

显然，此番津门论道，实际是曾国藩“主讲”，李鸿章“听课”。事后多年，李鸿章向别人作忆述时，还表现得对当年事情刻骨铭心，感慨不已。他说，别人讲到洋务，认为老师还不如我内行，“不知我办了一辈子洋务，没有闹出乱子，都是老师一言指示之力”。这神乎其神的“一言指示”为何？就是指曾国藩讲的“诚”字经。李鸿章对人说：“后来办理外交，不论英俄德法，我只捧着这个锦囊，用一个‘诚’字，同他相对，果

然没有差错，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。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，真有此理。要不是我老师的学问经济，如何能如此一语道破的呢？” {1}

李鸿章访俄在彼得堡期间，到财政部大厦拜会维特。宾主在豪华的客厅里品茗寒暄，维特礼节性地问李鸿章吸不吸烟。接下来发生的一幕，就是由在场的主人忆述的：这时李鸿章发出了一声牡马嘶叫似的声音，立即有两名中国人从邻室里快步出来，一个人端着水烟袋，另一个拿着烟丝，然后就是吸烟的仪式：李鸿章端坐不动，只是用嘴吸烟喷烟，而点烟袋，拿烟袋，往他嘴里送烟嘴，抽烟嘴，这些完全是由旁边的中国人十分虔敬地来做。

这在当时算有十足“中国贵族特色”的吸烟方式吧。而用到那样的外交场合，似乎已经不单单是个人举止上不雅的问题，也很丢国家的面子呀！

另外，还有问话上的一些不合当地礼俗之事。譬如问女士的“芳龄”。李鸿章在英国邮电局参观，问及主人“君夫人芳龄几何”，对方以本人实不能告，惟请“自问拙荆”作答，显然，这不过是带有玩笑甚至寓有讥讽意味的婉拒之词，问丈夫不宜，问夫人本人更不宜啊！李鸿章却说：“华人问女之年，甚合于理，故承其问者，必以实告也。”即使真的如此吧，那毕竟是中国本土，“入乡随俗”，何必到这里触人之讳呢？可李鸿章却不只一次地犯同样的错误。有一天访问中与一少妇晤谈，直截了当地问人家“芳龄几许”，少妇不免吃惊地用一双凤眼注视了这位中国老头好一会儿，仍然没有告诉，只是娇滴滴地用句玩笑话搪塞：“天下只有一人，许其问依此语。”李鸿章还当真地问是何人，对方揶揄：“李中堂耳！”还有一次乘火车，李鸿章问身边的男性乘务员有没有妻子，人家说没有，他又追问“何以无妻”？弄得人家无法回答。李鸿章接着又问他要造访的主人家有没有女儿，对方告以“惟知有一女在家”，李又问嫁人否，对方说没有，他又追问：“何以不嫁人？”弄得人家又无法回答。①

再就是李鸿章还屡屡问起有关人员的薪水数额、股票多少等类问题，这显然也是不合西方国家习俗的。这类事情，凭李鸿章与洋人打交道多年的经历，该有所了解吧？退一步说，他即使不了解，出访前相关礼宾职能部门也应有必要的“培训”，作事先告知呀！莫非是李鸿章“明知故犯”，为了显示他的“大老”派头？若真是这样，就不但是“无知”，而且更“可耻”了。二是看足球赛的故事。

这则历史传闻，在当代作家的笔下，演绎得比“原始版本”更为妙趣横生：

李鸿章访英期间，主人邀请他去看一场足球赛。一百多年前，英式足球，正是革创阶段，自然没有当代足球这样成熟和精彩。李作为满清（录者按：现在还用“满清”的称谓似不妥）政府的特使，客随主便，自然也就穿着盛装，出席这次足球比赛；尽管他在清廷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（录者按：李鸿章入总理衙门是在出访回来之后），是搞洋务的，但此公从来不穿夷服。而满清的朝服，是长袍加御赐黄马褂，胸前挂着朝珠和别的零碎，戴的帽子上缀着宝石顶子，和鲜艳的翎毛。此刻，坐在温布里露天体育场边上，不知足球为何物的天朝大臣，看来看去，不得要领……看了半场以后，莫名其妙，又觉得有点匪夷所思，问陪他一起观战，并看得津津有味的英国勋爵、予爵们，“那些汉子，把一只球踢来踢去，什么意思？”英国人说：“这是比赛，而且他们不是汉子，他们是绅士，是贵族。”李氏摇摇头说：“为什么不雇些佣人去踢？为什么要自己来？跑得满头大汗？谬矣哉，谬矣哉！”主人很窘，面面相觑，不知该怎样回答这位中国贵宾。

不知道是该“主人”窘还是“客人”窘？不过想来，在那个年代，不懂足球，对于李鸿章来说似乎并不是什么大耻辱，正因为不懂，那些不得体的现场问话和评论，充其量算是出个洋相。比起上段引文出处文章中也述及的，李鸿章在俄国彼得堡参观博览会时，在大庭广众间，在前呼后拥中，“呸”地一声随地吐了一口痰这样的行为细节，并不更丢脸。三是心爱的特别手杖的由来。

有说李鸿章自出使回国后，常自持一手杖，顷刻不释，或饮食

[刀锋下的外交：李鸿章在1870-1901\\_下载链接1](#)

书评

[刀锋下的外交：李鸿章在1870-1901\\_下载链接1](#)